

心理门诊 与 魔鬼



沈善增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I247.5
318

心理门诊与魔鬼

沈善增 著



农干院 B0032772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谢泉铭

封面设计：陆震伟

心理门诊与魔鬼

沈善增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2 字数 250,000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10 册

ISBN 7-5321-0976-3/I·741 定价：6.90 元

序

谢泉铭

我认识善增已经二十年。1971年，他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第一首短诗《贴心话》时，还是市郊农场的一位知识青年。当时他到报社编辑部来的情景历历在目：一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腼腼腆腆地端坐在沙发里，讲话轻声细气，连眼睛也不敢正视一下。

穿越时间的隧道整整二十个春秋！

眼前，记忆的屏幕上又映出了另一个镜头：一位敦实的中年作家坐在上海作家协会的大厅里，面对青年创作讲习班的学员们，声情并茂地讲述他写作的体会。这位“教头”就是沈善增。

从知识青年到专业作家，由刊登一首短诗到出版六十多篇中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共百余万字的作品，这个飞跃的创作轨迹和巨变，使我感到十分惊奇！

在与善增的交往中，我深知他是一位憨厚正直而又勤奋好学的人。他不但爱好文学，而且对社会学、心理学、美学、哲

学、佛学、中医经脉学等都有研究。特别精通气功学。这从《心理门诊与魔鬼》、《末日笑话》和《章鱼彩色的触须》等作品中所涉猎的知识辐射面可以得到印证。每回与他交谈时，从他头头是道的谈吐中，我也获益匪浅。他的博学多才，不能不使我佩服。

读了这个集子的作品，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无论是他早几年写的小说，或则近几年写的反映“工厂人情”的一些作品，表现生活的视角和观点，都没有离开工人的立场，也执著地追求刻画人的灵魂。他的注意力一直被现代生活所吸引。对现代化进程带来的都市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变化尤为敏感。《她在半空中》、《愚人》等一组写“现代工厂人情初探”的作品，精细地梳理了工厂各个层面人物的情绪、愿望和心理逻辑，揭示了生活中人际关系的新变动和新问题。在《走出狭弄》和《曼斯菲尔德》中，他揭示了社会给各式人等裹上了各自的硬壳，封闭了心灵，使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如《走出狭弄》中支部书记古伟明在做思想政治工作之后，才悟到那个孤独的“落后分子”祁根宝有个“冷冰冰的外壳”，而祁的内心却是渴望着得到温暖。《曼斯菲尔德》中的女厂长，当她脱下罩在身上的“无形硬壳”而流露出作为一个女性的本来面目时，她在工人的眼里竟然变成了“曼斯菲尔德笔下像天使一般可爱，像水晶一样纯净的女人”。作品给人们提示：人们为什么要戴着掩盖本来目的那层“厚厚的壳”呢？！

善增用各种手法揭示人的内心世界，也是为了寄寓自己对世事现实的思虑。作者在《她在半空中》中，善意地调侃了女

主人公和丈夫的虚荣心理，同时也鞭挞了她周围那些人的冷漠、隔阂、嫉妒和缺乏同情心。他多么希望人与人之间恢复以往的亲密无间！作家在描绘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展现了自己美好的心灵和崇高的理想。

其次，我的感觉是，善增的作品故事并不曲折，情节也很难说都能引人入胜，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普通事件，揭示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来推动作品的情节发展。

中篇小说《愚人》是反映“文革”中的农场生活的。其中有一个细节是，一位农场知青林三民没有按照合理密植的指示，被连队指导员高老头处罚三天不准吃红烧肉。岂料在食堂帮忙的仓库保管员王曼芳不理这一套，依然卖肉给林三民。高老头发现这个秘密后，非但没有迁怒于她，反以她初犯错误为由，原谅了她。通过“吃红烧肉”这一普通事件，引出高老头对她怀有染指的劣迹，引出男女知青之间的爱情波折，揭示了一系列复杂的人际关系，也使故事情节得以顺利地发展。没有一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没有认识生活和熟悉生活的深厚功底，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使我感觉最强烈的也体现作者最可贵的一点是，这十年来，善增摆脱了刚涉足文坛时的文学的功利性，文学观念起了剧变，把文学当作一项非常神圣的事业来对待，对文学的审美价值有所感悟。他认为文学的灵魂在于它的独创性。为了使自己的作品不囿于审美定势，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子来（当然，并非说不需要借鉴），付出了多少艰辛。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看到他带着惊喜的审美观照，在《心理门诊与

魔鬼》的中篇小说中，写了一个被夸张称为“魔鬼”的青年工人“狠劲”。这个人物桀骜不驯，狡黠无赖，但他又是个充满活力、在社会改革中勇猛奋斗的人，走自己认定的道路，有自己的幸福观和价值观。作者写出了具有现代人意识的新的工人艺术形象，摆脱了以往从落后转化为先进的或“善恶参半”的创作模式。

善增的创作涉猎各种方面，工厂题材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像《姗姗而来的……》、《关于幽默的不太幽默的故事》等都是反映社会各个层面人物的作品。他从1985年写《黄皮果》以后，作品的风格也发生了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作品正处于蜕变过程中，就像刚蜕壳的蛇还缺乏游动的活力。我们期待着他今后创作的文学作品，多关注开拓新的题材领域，塑造出更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使作品攀登到更高的一个层次上。

目 录

序	谢泉铭
她在半空中	1
心理门诊与魔鬼	70
愚人	159
末日笑话	246
黄皮果	299
走出狭弄	313
姗姗而来的	330
曼斯菲尔德	347
关于幽默的不太幽默的故事	362
章鱼彩色的触须	376
后记	391

她在半空中

——现代工厂人情初探

一、悲剧就像粗马表，美在开头

在一条不甚热闹的马路上，有一家中等规模的服装厂。在几百名芸芸众生之中，有个普普通通的青年女工，叫邵韵兰。

七二届初中毕业生，属羊，故事发生那年，她虚岁二十六。相貌并不出众，也不难看。宽宽的额角，窄窄的眉心，会看相的人说，她前程远大，可惜让两条眉毛给挡住了。一头叫时髦的女郎羡慕不尽的、天然的、细细的、密密的黄发，太阳底下，沾了光有一圈金晕，在天光晦暝的地方，就像一团从沙发破洞里露出来的棕丝。姣小挺直的鼻梁，在五官中显得最为神气，像个芭蕾舞演员踮着脚尖。嘴唇讨好地往上翘起。像块红毡毯，把短短的人中撇在浓重的阴影里。关于她的脸型，厂里几个小伙子曾经有过争论。有说是希腊型的，此人读过拜伦的《唐璜》；也有说是吉卜赛型的，此人看过电影《叶塞尼亚》……

这几个小伙子都是她的追求者。他们追她，不光是因为那点洋味，还因为她是一对老教师的独养女儿。她有个哥哥，“插”在外地，她独占十五平方米一间屋，外加一架钢琴，即使面庞是茄子型的，也不乏有人盯。去年，她哥哥从山沟里“退”回来了，十五平方米溜了，再加上她一贯对种种明的暗示、俏的蠢话无动于衷，叫这些热情的青年十分灰心，纷纷作鸟兽散。不过给她留下了个“白雪公主”的雅号，这是一位未必知道《格林童话》的君子所赠。

其实，她倒并非纯洁得不懂这种好事，也非冷酷得不领那番温情，更不是高傲得把那班“奴隶”个个都不放在眼里，她是害怕。厂里有过这样的先例，几个男的围剿一个女的，那女的被其中的一个俘获，到如今孩子都快三岁了，还有属狐狸的男子汉，在人前背后说她的酸话。她发誓不在厂里谈朋友。

除了这点小小的风流杂议，在厂里，她很少被人提起，但提起的倒多是好话。父母都醉心教育，都想在子女的身上施展自己的才华。父亲教语文，母亲教音乐，经过一番争夺，结果儿子爱好数学，而女儿成了父亲的战利品。三岁的时候，母亲就把她抱到琴凳上，叮叮冬冬弹到六岁，小指还像松鼠尾巴似地翘着，母亲对她的小脑失望了，于是将她的大脑缴给父亲。父亲雄心勃勃，从“床前明月光”开始，教她读了一大批古诗，居然还能写些文绉绉的词儿，居然有几篇作文登在学校的壁报上。如果不发生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父亲还想把她培养成个现代的李清照。

回顾历史，在十年风波中，她家可算是个平静的港湾。但

人是跟着历史一起过来的，因此她家的提心吊胆、长吁短叹，加起来恐怕也不会比最动荡的家庭来得少。看到几张揭发“借《离骚》反党”的大字报，父亲赶快回家把心爱的线装书都烧了。听到勒令到音乐室报到的消息，母亲俯在钢琴盖上哭了一宵。后来，母亲交出唱片柜的钥匙，无罪开释回家，一家人又兴奋得哭了一场。为了不让动员上山下乡的锣鼓惊扰父母的神经，哥哥第一批走了。尽管说好两个月后过春节还要回来，但分手时，四个人还像诀别似地窝成一团。父母对女儿的唯一担心，就怕她写文章惹祸。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烧书时，火舌一舔一舔，父亲一抖一抖的印象太深了，因此她甚至不愿让人知道她爱看书。人们是看在她家那架与她无缘的钢琴份上，推定她有几分才气。

进厂以后，她小脑的弱点渐渐地暴露出来，指标像得了哮喘病，总急急的，缺一口气。领导上体谅她，调她做返修工，正好扬长避短。平时活不紧，她精工细作，真修得天衣无缝，连最挑剔的老师傅也称赞。遇到返工特多，临时加个班，也不要调休，领导很满意。她只管自己埋头干活，从不搬三道四，争长论短，因此人缘也很好，有口皆碑的老实。要能这样安安稳稳、无声无息、与世无争地生活下去该多好，偏偏她生着宽宽的额角，窄窄的眉心。

祸端还由喜事起。

她有个师傅叫董招娣，弟没有招来，却喜欢招事。好事、坏事、闲事、要紧事都招。直肠子人，三天肚里不存事，胃液分泌就减少，吃下去的东西就不消化。招娣师傅的同一幢石库门里，

有母子两人，住十二平方米的亭子间。母亲有一身毛病，就是没有工作和劳保。儿子有一片孝心，就是缺少足够的钱，既能供奉老母，又能去取悦女士们。眼看儿子到了三十三岁还领不回个姑娘来，母亲恨不能在心脏上装个开关，叭一下，泵停了，给儿子腾出个地方。当然不是整天这么想，老太太还想抱个孙子。她尽可能地跑外交，买菜结识的老姐妹，“练功十八法”的拳友，九曲十八拐的亲戚，环卫处新来的姑娘，她都愿意跟人聊聊。招娣师傅很同情这位老太太，也喜欢这个小伙子。他的嘴很甜，进门出门总要叫她一声“大姆妈”。也不光是为了这声叫，今天像他这样尽孝道、懂礼貌的青年有几个？招娣师傅把它当作头等大事，连碰了几个钉子，终于想到了自己的徒弟。她心里有点虚，韵兰人品、脾性没话说，可惜像温水泡的茶，礼到了味不到。逢年过节少不了拎一包两盒的上门来，平时却从不喜欢拿些事来跟师傅商量商量。那天下班，她催韵兰一起走时，两腮上绷着笑，开口硬邦邦地像吵架。等把厂里人甩开，她劈头就问：“你有没有朋友？”没等明确回答，她就说：“师傅给你看了一个。”接着，就把小伙子夸了一通，末了说：“师傅知道你不是那种人，有知识，有眼光，才来跟你说。”

韵兰埋着头，差点把嘴唇咬破，半晌才说：“我回家商量商量。”招娣师傅收回烈日般的眼光，发出一声涨潮般的长叹。那巨大的冲击力，叫韵兰捂着胸口想了半宵。

她没有告诉父母。除了弄得邻居们家喻户晓，他们不会有其他高招。这件事只需她自己拿主意，偏偏到时候发现自己并没主意。别的姑娘要“帅”的，要富的，要有事业心的，

要实惠的，好歹有把尺子，她不知道自己拿什么去量。她曾崇拜燕妮，也梦见过王子，但还不至于天真到定要等到伟人或王子来找她。以财取人是可卑的，她看重人心的价值，但这又非要经过深入的了解，难道就贸然跨出第一步？想到最后，她还是准备答应。她怕师傅那张嘴，对着麦克风谈恋爱，谁愿意！

第二天，她好不容易憋足劲叫了声师傅，却被招娣师傅抢在头里说：“哎呀，我昨天回去跟刘家大妈一提，高兴得她把手里的麦乳精泼了半杯。这麦乳精是她儿子用奖金买来，一定要她喝的。不比你家里，她把这当人参汤。她也顾不得可惜，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志刚说，我怕攀不上。我说，你把这话一辈子牢牢记着。我徒弟老实，以后不许欺负她。现在的男人，讨不到老婆像只猫，讨到老婆就成了老虎……哎，你家里怎么说？”

“我年纪还轻……”

“什么？女儿养到二十六还舍不得嫁出去，是你爸爸说的还是你妈妈说的？我倒要去问问。”

“不，不，”韵兰乱了阵脚，“我自己还不想谈。”

“你是不是嫌他家穷？”

“不，不……我真还没想过。”

招娣师傅嘻嘻笑了，两只眼睛还是毫不放松：“原来小姑娘怕难为情！”

韵兰摇头不是，不摇头也不是。招娣师傅不失时机，长驱直入：“第一回谈朋友总有点难为情，多谈就老练了。我师傅做介绍人，见总要见一见。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点面子你总

得给我。见过面，谈得成谈不成，是你们两人的事，谁也不得干涉。我介绍人只管介绍，不管结婚生儿子。约个地方，定个时间，你不会少点什么，你看好不好？”

韵兰不及细想，糊里糊涂点了点头，此时，她就像只被赶懵的麻雀，只求有处落脚。

招娣师傅趁热打铁，定了花前月下，选了吉日良辰，韵兰又只有点头的份。临分手时，她犹犹疑疑地说了一声：“师傅，厂里你不要说。”招娣师傅和颜悦色地点点头。

然而邵韵兰和刘志刚恋爱成功，倒并非是招娣师傅强行撮合的结果。恋人们常常喜欢反躬自问：“我爱他（她）什么？”又常常陶醉在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惆怅里。爱情就像事业，目标应该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地平线，这才能刺激人永无止境地追求。爱他什么呢？——韵兰也这样问——他身架子好，一件旧劳动布工作服，穿着比别人穿呢制服还神气；他口气大，一个小小的钳工，指手划脚，道古论今，像个局团委书记在作报告；他有胆量，组长人称“朝天钉”，专在暗中扎人脚，他就自封“铁榔头”，好几回两人干得不可开交；他为人刚强，又有韧性，生活贫寒，厂里处境又不好，肚里有的是牢骚，但听他发牢骚就像听相声，再听多也绝不会使人消沉；他什么书都看，看了都能记住，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劲……就这些吗？好像还有。即使再多又能说明什么？比他英俊的还有，比他有学问的也多的是，做出头椽子未必是个优点，要强的人往往碰得鼻青眼肿……那我到底爱他什么？她不知道，就像月亮不知道为什么非得要绕着地球转。她不知道，我们又

何必一定要知道。反正我们只要知道，一年后，她虚岁二十七，与他结婚了，也就可以了。

关于她的婚礼，我们倒是非知道不可。

这几年，城市里的青年，在结婚礼仪上，好像忽儿都向老祖宗、向风情淳古的农村看齐。许多眼下五十岁左右的家长都不知道的规矩，经隔代遗传，再加上改良杂交，正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拍西装礼服照之前要先吃两条云片糕；接新娘当然已不用花轿，但轿车到门口，照旧先放三个高升；新娘下地换双鞋，在鞭炮声与纸雨中，直奔新房，途中不得斜视旁顾，更不能回头；新床上花样翻新已不胜枚举，至少两条羊毛毯用红缎带拦腰扎成稻垛式，显然是借鉴于现代的橱窗布置，但新被窝里照样要塞红枣、核桃等物，这在侯宝林五十年代说的相声里就有。这相声是讽刺旧社会结婚的繁文缛节，今天也许有些青年能从中学得些道道，这种社会效果恐怕是侯大师始料未及的吧。历史螺旋形回到这一点，的确发人深省。于是报上展开热烈的讨论，发出强烈的呼吁，登载人民来信——一方面大部分青年都在作“结不起婚”的喟叹，另一方面婚礼复古运动仍有蔓延之势。一种社会习俗、倾向、思潮一旦形成，就像火车有了惯性，一下子很难刹住。

刘家大妈怕夜长梦多，急着要把媳妇娶进门。房子还可以对付，一道布幔划出两个平方米，老太太就深藏于帷幄之中，一张床，一只马桶，前面十平方米还摆得出场子。可钱呢？光办酒发糖，至少也得五百元，刘家的流动资金总额，差不多也就这个数。韵兰的父母再开通，总不见得肯再陪套家具过门来。

刘家大妈愁得连病也不敢生，这焦愁也传染给了韵兰。看到自己成了别人心上的石头，她心里也好像压了块石头。不得已韵兰就去找好朋友包蕙芳商量。包蕙芳是厂里的团支部文体委员，与韵兰是从幼儿园直到中学的同窗。她是个天使，爱唱、爱笑又爱哭，一部《红楼梦》电影，看一遍哭一遍，不知被骗去了多少钱和眼泪；看到路上有人行乞，能给钱的走过去，不能给就远远地绕道躲开。其时也正被邱比特的乱箭射得心口发炎，常常患精神性心动过速。厂里的少壮派、党支部副书记宋强百折不挠地向她进攻，她对宋强也不无好感，但她母亲对籍贯的严重偏见，不能不令她有所顾忌。她拿不定主意，韵兰来找她商量，她正好将此事作个难题来考考宋强。宋强灵机一动说，要顶住习惯势力的压力，一靠自己坚定勇敢，二靠组织有力支持。他将这件事视作今后克服自己的婚姻阻力的预演，十分卖力。三天后，他便拟定了一个党政工团联合支持办一个热闹简朴的婚礼的方案，由包蕙芳出面去找韵兰。

韵兰没提防这事会惊动组织。这么郑重其事地关怀，她又高兴，又惶恐，一时心里没了秤。她立刻去找志刚商量。志刚正在发牢骚要到外国去认个于亲，听到从天上掉下来个便宜好事，当然是极力怂恿。韵兰的父母那边，有蕙芳同着招娣师傅去说项，一文一武，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准备唱一台好戏。想不到这对老夫妻丝毫没有要违抗组织的意思。母亲说，志刚这孩子一看就知道将来会有出息。父亲说，女儿这种反对小市民庸俗习气的行动他很赞赏，并且断言，只要组织肯出面，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青年赞成婚事新办。回来的路上，蕙芳

增添了说服自己母亲的信心，招娣师傅则为没能施展辩才而不免有些扫兴。

转眼到了举行婚礼的日子。厂休，团支部通知全体团员及争取进步的青年到厂来过团日。平日兼作会场的食堂布置得焕然一新。逢年过节在厂门口彩牌楼上悬挂的四只大红宫灯，破例光临廊下。饭桌拼成□形，上面都铺了雪白的台布。作主席台的那一边，桌中央放一只漂亮的玻璃花瓶，瓶里插满了鲜艳的塑料花，这是团支部集体送的礼物，婚礼后还要随车送到新房去。桌上放着一盆盆糖。糖是韵兰他们买的，总数五斤，宋强算过，差不多抵了花与花瓶的钱，也不能算铺张浪费。虽然事先有人嘀咕被占了一天厂休，但这天人还是到得比以往任何一次团日活动多。谁也不愿在这种事上扫兴，尽管有许多人平时跟韵兰从来不打招呼。门口摆着副锣鼓，敲得震耳欲聋。但服装工的耳膜，都是久经噪音考验的。他们照样说笑，打闹，把挂着的彩纸扯下一条来偷偷别在旁人的后领、下摆上，商量捉弄新郎新娘的办法。也有的大声说着悄悄话：嫁给这样的人家，事情办得这么急，这么草率，内中……嘿嘿，当然这是个别的。

婚礼开始，党、政、工、团都有代表致贺词，党的代表是宋强。韵兰的父亲也说了一番，还是“对女儿的行动极为赞赏”云云，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小伙子们都以磕头般的虔诚把巴掌拍得山响，祈求自己能找到这么个通情达理的好泰山。刘家大妈为了推辞发言差点钻到桌面下去，她儿子作了代表。这个以机敏有力的谈吐吸引了韵兰的心的大丈夫，在这样的场